

基于科技期刊数字出版的期刊评价体系的问题及对策*

田海江

重庆邮电大学期刊社,400065,重庆

摘要 分析现有期刊评价体系对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的不利影响,认为现有评价体系存在“泡沫”点击率、优先出版体系尚不完善、期刊评价数据库的资源不统一、期刊过度互引等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以推动科技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期刊评价体系;科技期刊;数字出版;问题;对策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ci-tech journal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digital publishing//TIAN Haijiang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present evaluation system of scientific journals on digitized publishing. It is pointed out that some problems exist such as the "bubble" click rate, imperfect advance publishing system, non-uniform resources of periodical evaluation database, and excessive mutual citations among journal spheres. Based on these problem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ci-tech journals.

Keywords journal evaluation system; sci-tech journal; digital publishing; problems; countermeasures

Author's address Journals Department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400065, Chongqing, China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的普及,科技期刊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已成为必然,而今科技期刊数字出版已形成一定的规模。数字出版逐步完善成为了以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数字化为主要特征的出版方式^[1]。

对数字出版发展现状的研究发现,现有的期刊评价体系对数字出版期刊进行评价时在某几个评价指标和评价统计数据来源上存在一些问题,在数字优先出版环节及其评价方式方面也存在漏洞,这些问题对传统期刊的数字化转型有着不容忽视的制约。张秀梅具体阐述了科技期刊在文献发表周期上所存在的延时弊端,并分析了数字出版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性^[2]。科技期刊评价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评价对象、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统计分析和结果归纳^[3],数字化时代的评价体系应与时俱进。笔者旨在分析现有评价体系中评价指标的设置对数字出版发展的不利影响,并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1 现有的科技期刊评价体系及其指标

科技期刊评价体系是随着文献计量学的发展而建立及发展起来的。目前,国外主要是依据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研发的 SCI、SSCI、A & HCI 和 JCR 为选择依托进行期刊的评价,国内比较有影响的期刊评价体系主要是《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文重要期刊目录》《中国学术期刊文献评价统计分析系统》等,其中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GCJC)、《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CJCR)、《中国学术期刊引证报告》(CAJCCR)为主。

ISI 每年发布的 JCR 中关于期刊评价的指标体系影响因素主要有总被引次数、影响因子、即时指数、发文数和被引半衰期。国内各大评价体系在评价期刊质量方面所使用的量化标准不同,导致所分析导出的数据也不尽相同。

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为例:1992 年出版的第 1 版所选择的指标是被引量、被引量、被引量等 3 个指标;第 2 版(1996 年)则为被引量、被引量、被引量、载文量、影响因子、被摘率等 6 个指标;第 3 版(2000 年)评价指标未变;第 4 版(2004 年)的评价指标在被引量、被引量、被引量、他引量、影响因子、被摘率的基础上增加了“被收录获奖”这一指标;随着数字出版的发展,第 4 版(2008 年)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Web 下载量”。据推测,未来网络影响因子也会被列入评价指标体系之中。

此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的评价指标也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期刊总被引量、影响因子、期刊即年影响因子、学科自引量、学科载文量、引文率、摘转率为主,与专家鉴定相结合的评价体系。CSSCI 主要针对社会科学内容的评价对象,其评价指标主要是被引量、影响因子和专家评审。

2 评价指标存在的问题

对于数字出版,目前国内期刊评价系统主要存在

*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基金资助项目(GBJXB1011);重庆邮电大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K2010-13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XTQ007);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0YJA860011);重庆市高校期刊研究会科研项目(CQXK201306)

如下一些问题。

2.1 泡沫“下载量”和点击率 从数字期刊的长远发展来看,文章的点击率与下载量作为评价的关键指标,使得这种绩效评价的获取存在一定的作弊空间,如人为刻意操作即可轻松提高这2项指标。如果盲目追求点击率和下载量会对某些科研成果产生不公正的评价,最后影响期刊的评价结果。

2008版《总览》中新增加了Web下载量这一评价指标,提高了网络影响因子这个新兴指标出现在评刊体系中的可能性;但因没有统一、健全的数据库来支撑统计,加之网络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因其分子、分母参量的计算模式在国际上未达成共识,而链接机制也未统一,导致网络影响因子未被正式列入到期刊评价体系中:所以,应尽快对“网络影响因子”指标定位,弥补评价体系在网络发展过程中的缺失。

2.2 不完善的优先数字出版体系 目前,有研究者认为:对于被SCI数据库收录并且实施了优先数字出版的学术期刊,按照ISI出版的JCR计量规则,一经被优先数字出版引用的文章,其引用仅纳入即年指标或总被引频次的计算,而不用于计算影响因子,被引用的文章只有正式出版并被ISI Web of Knowledge作为刊源被检索到时,该文章才能作为分母计入ISI出版的JCR影响因子的计算中,其随后一两年产生的引用才计入影响因子的分子^[4]。目前影响因子的计算基础是正式出版文献(印刷版),被引频次以年度计算,而优先出版论文使用的是电子文献格式,网址引用不能被计入IF的正式引用次数,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期刊的影响因子^[5]。

以“中国知网”(CNKI)数字优先出版为例:某篇文献在发表后的3年内本应被引10次(通常文献被引频次主要集中在发表后的前3年,这里我们假设平均每年被引用3~4次);但由于第1年是数字优先出版,该年被引频次不被统计,这样,在3年后统计该文的被引频次时,得出的有效次数将会缺失30%~40%。数字优先出版的优势是大大缩短了论文的发表周期,但在发表第1年应当是最受关注的阶段,其被引频次若不计入统计数据,就会使论文的真正有效价值无法全面地被统计,该期刊的指标也会比实际值偏低。某杂志如果采用整期优先数字出版,结果可想而知,所谓“优先越多,损失越大”。

此外,知网推出的数字优先出版功能,各编辑部有权限进行删除已优先数据,这是具有双重考量的。此权限便于科技期刊编辑更好地把握优先数字出版内容的规范性;但试想已优先数据若为单篇优先,不能确定卷、期、页码甚至DOI,那么被引用的方式只有网络参

考文献,即[EB/OL]形式,而随意删除会使链接地址失效,严重影响了文献的可续读性。

2.3 被引频次比重过大以及期刊不正常互引 被引频次是期刊评价影响因子的重要因素之一,与影响因子的大小成正比,正如SCI的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博士所说,“影响因子不是以某一杂志中特定的某一篇文章的被引用次数计算出来的”^[6]。这也表明,如果对这些数据不加区分地使用是不可取的,虽然期刊的评估很重要,但对科研人员的评价更重要,因为这影响到个人的职业生涯,影响因子不应作为人的评价的替代物^[7]。

被引频次对于影响因子数据的准确性起着关键性作用,如果被引频次的的数据仅来自相同的一篇文章,那么重复率也会对影响因子的计算造成偏差,这对于数字期刊的质量评价也会产生偏颇,不能准确地反映期刊的整体质量。一般地,期刊评估是将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期刊拉通统计,这就造成了评价不公正,对于期刊的刊发类型也造成了束缚和限制。如综合类期刊只能入选在某一分类领域里进行排行,而忽略了该期刊其他栏目的影响力。

迫于对被引频次数量上的追求,很多期刊采取了投机取巧的办法,因此会出现极具指标和功利性的互引现象。这主要是为提高期刊评价体系数据或加速申请核心期刊资格、提高数字出版成绩而出现的一种“作弊”行为。一般是在期刊与期刊之间达成共识后,在期刊征稿时对所要发表稿件的参考文献作出特定要求,或鼓励作者尽可能多地引用特定期刊文献的内容,以此增加彼此的被引频次数量。这说明被引频次在评价体系构成因素中所占比重过大,为期刊提供了“作假”的空间。

2.4 不统一的期刊评价数据源 国内期刊评价标准并未统一,各大知名数据库都有自己的评价体系标准。举个简单的例子,《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这3家所统计的科技类来源期刊或核心期刊的重合率不到40%。《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这3家测定的社科类核心期刊重合率仅为30%^[8]。读者用户在选择数据引用时容易质疑数据的权威性与合理性,所对应的评价结果由于统计源各有不同(或者说不全)不但难以服众,而且造成了资源浪费。对于核心期刊选用不同的评价体系评价所得出的悬殊的评价结果已在学术界造成了混乱。

3 对策与建议

综上所述,期刊评价体系中评价指标存在的问题

是:现有期刊评价体系在科技期刊推进数字出版过程中能否继续适用,即主要计算公式中的影响因子、被引频次分子、分母的统计计算标准在数字化领域是否合理的问题。

1)对于评价体系的下载量和点击率存在的“泡沫”现象,可针对点击和下载的IP来源设定时间集中度和区域集中度规则,严格控制恶意增加下载量和点击率的行为。若文献下载量和被点击次数在某一时段相对急剧增加,或不同时段少数IP对文献下载量和被点击次数的贡献较突出时,应及时予以注意并进行印证。同时,应适当降低网络下载量的权重,实时监督被引频次与下载量数据之间的比例关系,当被引频次和下载量成反比时,应果断采取措施制止恶意下载行为。此外,还要加快网络影响因子推行速度,使下载量和点击率彻底与网络影响因子关联或被替代,从而彻底解决“泡沫”问题。

2)对于优先数字出版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建议开放数字优先的数据统计,期刊评价体系可以将优先数字出版文献的被引频次、引用数据列入评价数据计算,因为数字优先出版也是正式出版的一种形式。对于已经数字优先出版的文献,优先出版机构可通过用户的权限设置针对已优先出版文献数据的删除环节进行严格把关,除了特殊情况,应严禁删除已优先数据。若优先数字出版数据的被引频次被统计,而编辑部仍可删除优先数据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影响因子的计算分母会因这种操作方式而导致减小,同时分子不变(被引已产生,文献本身消失),这是一个数据漏洞,为数据作假提供了机会。此外,也可以借鉴“互引指标”的成功经验,设立优先出版的相关引证指标,专门针对此类问题进行专项监测。

3)对于被引频次比重过大以及期刊不正常互引,可以重点对被引频次的引用来源进行校对,通过审查期刊引用来源的集中度来排除恶意增加下载量和点击率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目前有人提出了抑制“互引”现象的“互引指数”,是指该期刊统计年前2年发表论文在统计年被引用频次中的50%所涉及的最少期刊数。此外,引入评价体系新元素以适应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变,如国外正在研究的网络影响因子可有效减小被引频次的权重。这需要对搜索引擎进行分析研究,并建立相关引用计量公式进行数据收集和统计,以此统计数字出版形式中的论文数据。同时,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需要选择更为专业的网络出版平台,建构数字出版产业链。

4)对于期刊评价数据源的不统一性,建议政府部

门建立统一、规范的期刊评价体系和统一数据库^[9],作为国家的科技论文存储,由此公布权威的期刊影响因子数据,涵盖更广泛、全面的期刊文献。目前我国较成熟的文献数据库系统主要有万方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人文与社科学术文献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万方全文数据库》和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开发的《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将国内这些具有权威性文献数据库系统的公司所拥有的期刊文献汇总,统计出全面、准确的数据,前提是保证数据公布的非商业性性质,监督其正常商业运转。

4 结束语

科技期刊评价体系在科技期刊发展中日益凸显其重要作用,同时数字出版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着评价体系^[10]。目前我国期刊评价体系标准并不完善,其数据结果偏差较大,所带来的问题也比较多;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学术期刊的评价标准,建立权威、客观、统一的期刊评价体系,提升期刊的评价质量,主动应对数字出版迅速发展所带来的评价体系标准的变化,使之与数字出版更好的发展相适应。

5 参考文献

- [1] 张秀梅,李婧,刘立营,等.数字出版对科技期刊评价的影响[J].科技与出版,2011(11):15-18
- [2] 周艳霞.网络传播环境下对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理论思考[EB/OL].(2010-12-20)[2013-07-06].<http://www.docin.com/p-178137186.html&endPro=true>
- [3] 郝振省.2010—2011中国数字出版年度报告[J].出版参考,2011,25(21):9-10
- [4] 伍秀芳,林汉枫.在线优先出版科技文章及其引用分析[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8,19(3):419-422
- [5] 吕赛英,王维朗,张莘,等.学术期刊推进优先数字出版的问题及对策[J].编辑学报,2012,24(1):74-76
- [6] 杨化兵,叶春峰.论影响因子及其在科研评估等方面的应用[J].情报杂志,2001,20(1):32-34
- [7] 任胜利,王宝庆,郭志明,等.应慎重使用期刊影响因子评价成果[J].科学通报,2000,45(2):218-222
- [8] 周向华.核心期刊概念的演变及影响[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8,26(1):87-90
- [9] 张雪思.传统出版数字化进程中的难题[J].青年记者,2010,70(1):69-70
- [10] 陈丹,张志林.数字出版产业创新模式分析与展望[J].中国出版,2011(7):47-50

(2013-07-11 收稿;2013-10-08 修回)